

第一篇 基础应用：信息素养与通识学习

情境分析：

当你踏入梦寐以求的大学校园，满怀期待地开启学术探索之旅时，可能会发现这里与高中的学习有很大不同。从基础教育走向高等教育，许多同学会感到迷茫：大学的学习不再是老师“手把手”地传授知识，而是需要自己主动去探索、去思考。面对图书馆里琳琅满目的书籍和互联网上铺天盖地的信息，你可能会无从下手，甚至产生“图书馆焦虑”。事实上，作为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你可以轻松地使用搜索引擎查到很多信息，然而常常是查到的内容太多太杂，还不一定准确。显然，这不是打开学术信息的正确方式！如何从海量信息中精准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内容，不仅是你当前面临的挑战，更是大学学习中必须掌握的关键技能。

解决方案：

本篇第1章将通过介绍信息素养的重要性、内涵演进、国内外评价标准，以及《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新理念等，引导同学们理解信息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图书馆是大学的心脏，提供各种资源和服务支持同学们的学习、研究和全面成长。因此，本书第2章将带大家深入了解图书馆的功能和架构，及其提供的主要资源和服务。第3章从不同角度介绍信息源，帮助同学们全面认知学术资源体系。第4章则通过检索知识和批判性思维的讲解和训练，帮助同学们掌握信息检索和信息评估技能，从而提升信息素养水平，以尽快适应大学阶段的学习要求。



第1章 信息素养导论

本章学习目标

- 了解信息素养的重要性。
- 了解如何对信息素养进行评价，国内外有哪些主要的信息素养评价标准。
- 理解《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核心理念。
- 了解高校中开展的信息素养教育。

1.1 信息素养的重要性

很多我们耳熟能详的话，最早都是谁说的呢？请你查找以下三句话最原始的出处，并说明你使用了哪些信息源或工具进行查找，它们是权威可信的吗？

- (1) 科学是无国界的，但科学家有祖国。
- (2)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 (3) 只有写，才会写。

在信息化社会的大背景下，人人都需要信息素养，可究竟什么是信息素养呢？你如何评价自己的信息素养水平？

1.2 信息素养的内涵及演进

信息素养是大学生必备的基本素质，对促进批判性思维、知识创造、学术参与和终身学习具有重要作用。它不仅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融入社会，还能有效提升社会素质、传承文化、提高道德水准，以及拓宽思维视野。因此，高校应重视并加强信息素养教育。

1.2.1 信息素养概念的缘起与发展

1974年，美国信息产业协会主席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首次提出“信息素养是利用大量的信息工具及主要信息源使问题得到解答的技能”。随后，信息素养概念得到了发展和完善，它的内涵与外延也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而得到丰富和扩展。

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信息技术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信息素养的含义开始强调各种以计算机为核心的信息技术和技能。1983 年，美国著名信息管理学家福雷斯特·霍顿（Forest Horton）认为信息素养的内涵要超出计算机素养的内容。在这一时期，信息素养概念与图书馆界和教育界也逐渐开始产生密切联系。到 20 世纪 80 年代末，美国图书馆界发布了两份重要文献，强调图书馆在信息素养教育中的作用。一份是由美国的帕特丽夏·布雷维克（Patricia Breivik）和戈登·吉（Gordon Gee）发表的《信息素养：图书馆中的革命》（*Information Literacy: Revolution in the Library*），其中把信息素养当作图书馆和教育问题的关键。另一份是美国图书馆协会（American Library Association，简称 ALA）于 1989 年发布的《信息素养总统委员会总结报告》（*Presidential Committee on Information Literacy: Final Report*），该报告提出“具备信息素养的个人能够判断什么时候需要信息，并且能够查找、评价和有效地利用所需信息”。

进入 21 世纪之初，互联网技术发展迅速，信息素养概念进一步深化，它不仅涵盖了信息获取、存储、检索以及分析、评价等关键环节，还强调了个人在信息活动中应遵守的道德准则、法律规范和社会责任。2000 年，美国大学与研究图书馆协会（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简称 ACRL）制定了《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以下简称《标准》（*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首次提出一种系统化的标准，为美国高校学生的信息素养教育提供了明确指导和通用的评估框架。其后，该标准被世界多国采用或参照采用。

2013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UNESCO）发布《媒体和信息素养：政策和战略指导方针》（*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Policy and Strategy Guidelines*），聚焦于接触信息的目的和获得信息的过程，强调定义需求和问题，批判性地、负责任地、合乎道德地使用相关信息。

2015 年，ACRL 发布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以下简称《框架》（*Framework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for Higher Education*），与 2000 年 ACRL 的《标准》相比，《框架》不再是一套固定的标准或学习成果，而是提供了一个更具灵活性的指导框架。《框架》提出“信息素养是指包括对信息的反思性发现，对信息如何产生和评价的理解，以及利用信息创造新知识并合理参与学习社区的一种综合能力”，并采用了元素养（学生作为信息消费者和创造者参与合作所需的综合能力）、元认知（对“认知过程”的认知，是学生对自己思考过程、学习过程的认识和理解，即“批判式反省”）等全新理念，强调批判性思维和自主学习能力。《框架》提出信息素养的六个“阈概念”（threshold concept），强调信息素养是一个动态的、情境化的概念，学生需要在不同的学术和社会环境中不断适应和应用信息素养技能。

为了更直观地展示信息素养的缘起及发展，如图 1-1 所示，该图描绘了信息素养概念的重要发展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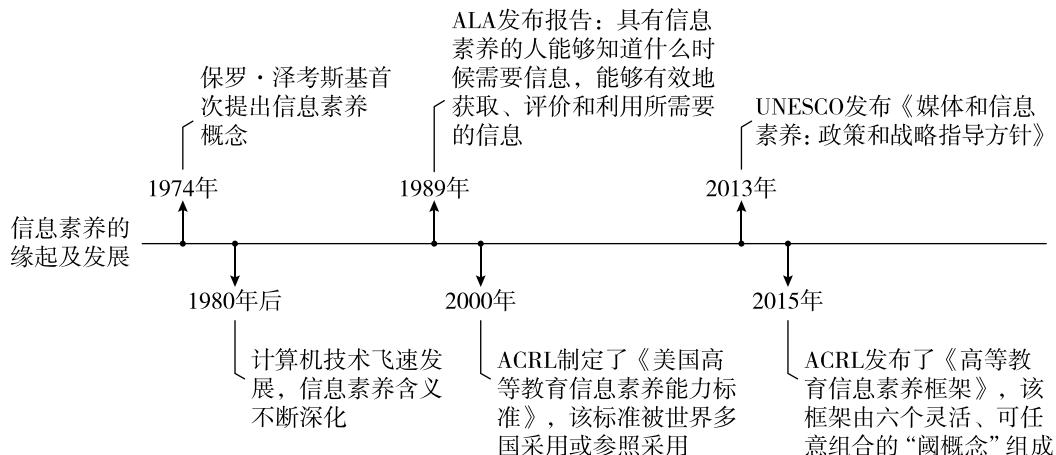


图 1-1 信息素养概念的重要发展节点

1.2.2 相关素养概念的融合

在当今数字化转型的全球经济大潮中，素养已经不再是单一的技能，而发展成为一个综合能力体系。2021 年 11 月，中国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印发《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该纲要提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① 2024 年，我国 14 个部门联合印发了《2024 年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提升月工作方案》，并围绕“数字赋能、全民共享”的核心议题举办了各项活动。由此可见，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非常重要，它是实现信息社会包容性、促进知识共享和保障网络安全的关键抓手。

除数字素养外，还有计算机素养、媒介素养、元素养等概念。这些素养如同素养家族中的不同成员，各有侧重，但又相互交融，导致它们之间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一定程度上呈现出一种复合的趋势。

◆ **计算机素养：**使用计算机与信息技术进行信息检索、处理、分析、交流和创造的能力与素质。它不仅包括计算机硬件和软件的基本操作能力，还涉及有效利用网络资源的能力，以及在数字化环境下的批判性思维、解决问题的能力和对信息伦理等方面的认知。

^① 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 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 [EB/OL]. (2021-11-05) [2024-12-12]. https://www.cac.gov.cn/2021-11/05/c_1637708867754305.htm.

◆ 媒介素养：指在多元媒介环境中获取、理解、评估、运用和创造信息的能力，其核心在于培养批判性思维，以有效处理媒介信息，提升对媒介内容的获取、分析、应用及创作的能力。媒介素养还涵盖对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及媒介多元化等社会议题的认知与反思。

◆ 元素养：是基于社交媒体时代的技术特征对信息素养进行的延伸与重构。它以元认知为理论基础，不仅关注学习者检索、获取、理解和评价信息的能力，更注重在社交媒体、在线社群、移动技术与开放教育资源等环境下，学习者参与、分享、合作、创作、整合及运用信息的能力。元素养强调在交互空间中开展参与性学习，鼓励在协同合作中对信息进行创作和传播，并强调高级批判思维与元认知学习的发展，从而培养终身学习的能力。

1.3 国内外信息素养评价标准

信息素养评价标准是一种能力评价指标体系，针对个人信息素养能力表现以及学习成果来进行评价，它也是指导信息素养教学过程的指南。关于信息素养评价标准，影响较大的如《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Information Literacy Competency Standards for Higher Education*) 和英国信息素养七个支柱模型(*The SCONUL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 : Core Model for Higher Education*)。其他国家在美国的信息素养能力标准基础上进行补充修改，制定了符合本土的信息素养标准，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标准框架：原则、标准和实践》(*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 : principles, standards, and practice*)，以及我国《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等。这些标准框架的制定与实施，不仅推动了信息素养教育的规范化发展，也为各国开展信息素养评估提供了科学依据，促进了信息素养理论与实践的创新发展。

1.3.1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

2000年，ACRL制定的《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设定了多级指标，包括标准大类和表现指标。标准大类描述了信息素养能力的总体要求，如确定所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可以有效获取信息等。表现指标则具体描述了学生应有的表现，如评估信息及其出处的能力。教师可依据这些指标来制订教学计划、设计课程内容，并评估学生学习成果(见表1-1)。

表 1-1 《美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能力标准》主要表现指标

标准大类	表现指标
一、有能力确定所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	(1) 会定义和描述信息需求 (2) 会找到多种类型和格式的信息来源 (3) 会权衡获取信息的成本和收益 (4) 可重新评估所需信息的性质和范围
二、可以有效地获取需要的信息	(1) 选择最适合的研究方法或信息检索系统来查找需要的信息 (2) 构思和实现有效的搜索策略 (3) 运用各种各样的方法从网上或亲身经历中获取信息 (4) 改进现有的搜索策略 (5) 摘录、记录并管理信息及其出处
三、对信息进行评估并验证其出处，然后把精选的信息融入个人的知识库和价值体系	(1) 从收集到的信息中总结要点 (2) 清晰表达并运用初步的标准来评估信息和它的出处 (3) 会综合运用主要思想来构建新概念 (4) 通过对比新旧知识来判断信息是否增值，或是否前后矛盾，是否独具特色 (5) 判断新的知识对个人的价值体系是否有影响，并采取措施消除分歧 (6) 通过与其他人、学科专家或行业专家的讨论，来验证和深化自己对信息的诠释和理解 (7) 可以确定是否应该修改现有的查询
四、能够有效地利用信息来实现特定的目的	(1) 能够把新旧信息应用到策划和创造某种产品或功能中 (2) 修改产品或功能的开发步骤 (3) 能够有效地与别人就产品或功能进行交流
五、熟悉与信息使用有关的经济、法律和社会问题，并能合理合法地获取信息	(1) 了解与信息和信息技术有关的伦理、法律和社会经济问题 (2) 遵守与获取和使用信息资源相关的法律法规、机构政策和礼节规范 (3) 在宣传产品或性能时声明引用信息的出处

1.3.2 英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七大支柱模型》

英国图书馆界开展信息素养研究的历史较长，但早期这一领域被命名为信息技能 (information skills)。英国国家与大学图书馆协会 (Society of College, National and University Libraries, 简称 SCONUL) 于 1999 年发布了与信息素养教育相关的指导文

件，提出7项重要技能，这便是最初的标准。2011年，SCONUL对这套标准进行了更新完善，并更名为The Seven Pillars of Information Literacy，该标准迅速在英国高校中普及开来。新版本以识别、审视、规划、搜集、评估、管理和发布这7个要素对标准进行扩充，既反映出图书馆界从实际出发对信息素养教育的反思与完善，也折射出高等教育大环境的变革（见表1-2）。

表1-2 英国《高等教育信息素养七大支柱模型》主要表现指标

指 标	应 会
识别 (identify)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识别自身在某研究领域中缺乏的知识 • 识别自身检索需求并用简洁术语表达 • 清楚自身已具备的知识 • 清楚对信息和数据的需求度以确定检索深度和广度 • 利用参考资料辅助检索 • 能独立并有效率地完成检索
审视 (scop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明确自身信息空白点 • 明确哪种类型的信息最符合需要 • 明确可获取的通用或学科专用检索工具 • 明确所需信息可能的类型（数字型、印刷型） • 可以自行试用新检索工具
规划 (plan)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用合适词语概括检索需求 • 用合适的关键词、限定项等制定检索策略 • 选出最合适的检索工具 • 用受控词及分类表辅助检索 • 灵活调整检索技巧的运用（简单检索如查索引，复杂检索如数据挖掘），根据具体检索需求不断换用合适的检索工具
搜集 (gather)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有效使用必要的检索工具和资源 • 进行数字及印刷资源组合检索 • 获取数字或印刷资源全文，阅读并下载网上资源及数据 • 使用合适技能搜集新数据 • 进行信息追踪 • 积极与同行分享信息 • 明确信息需求是否已满足 • 使用数字或印刷型帮助文档，并寻得专业人士相助
评估 (evaluat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区分不同信息资源及其所提供的信息 • 用适当的原则筛选合适的素材 • 评估信息资源的质量、准确度、相关性、声誉等 • 评估数据的可信度 • 批判性阅读，找出重点内容和争议之处 • 根据检索结果反思检索策略 • 认真比对自己与他人检索结果的异同 • 懂得控制检索规模

续表

指 标	应 会
管理 (manage)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使用文献管理软件 • 使用合适的软件和方法管理数据 • 使用合规的格式撰写参考文献 • 对信息和数据的知识产权保持清醒意识 • 依学术道德准则行事 • 寻找数据监护机会以确保数据的再利用
发布 (present)	<ul style="list-style-type: none"> • 运用检索到的信息和数据解决问题 • 对文档进行口头或文字的归纳总结 • 将新信息融入现有知识体系 • 准确地分析并发布数据 • 整合不同途径获取的信息 • 使用适当的体裁和文笔进行有效沟通 • 有效进行口头沟通 • 选择合适的出版和传播渠道 • 构建人际网络，在学术圈中提升个人知名度

1.3.3 其他标准

1.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标准框架：原则、标准和实践》

2001年，澳大利亚大学图书馆员理事会（Council of Australian University Librarians，简称 CAUL）颁布了《信息素养标准》（*Information Literacy Standards*）。2004年，由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研究所（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简称 ANZIIL）及 CAUL 对第一版标准进行了修改和扩充，共同出台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信息素养标准框架：原则、标准和实践》，该标准框架包括6项指标和19个学习成果^①。

2. 《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

2005年，为探索并制定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指标体系，清华大学图书馆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图书馆共同研究设计了《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具体分为7个维度，下设19个二级指标和61个三级指标^②。该指标体系主要针对北京地区高校学生，目的是培养他们的基础信息素质能力、通用信息素质能力以及基于学科的信息素质能力。

^① BUNDY A.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framework: principles, standards and practice [R]. Australian and New Zealand Institute for Information Literacy, 2004.

^② 曾晓牧, 孙平, 王梦丽, 等. 北京地区高校信息素质能力指标体系研究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6, 24 (3): 64 - 67.

1.4 超越标准——《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ACRL《标准》等相关成果发布后，一些高校将信息素养的概念和技能注入到了教学大纲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2015年，升级更新版的《框架》则拓展了信息素养的概念，旨在通过一套更为丰富的核心理念，促进信息素养作为教育改革运动的潜力得以充分实现。《框架》的前瞻性很快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关注，引领了新时期信息素养教育发展的新理念。

《框架》中文版由清华大学图书馆团队翻译^①。“框架”（framework）一词，显示了它是由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核心概念构成的集合，具有灵活实施的特点，而不是一套固定不变的标准，也不是学习成果的具体示例。《框架》中增加了知识技能和行为方式两个重要的元素，使学习目标更为突出，既体现了对信息素养概念的理解，也描述了解决学习的情感、态度或评价维度的方式。

《框架》按照六个框架要素进行编排，每个要素包含一个信息素养的核心概念、一组知识技能以及一组行为方式。六个框架要素如下：

1. 权威性的构建性与情境性

信息资源反映了创建者的专业水平和可信度，人们基于信息需求和使用情境对其进行评估。权威性的构建取决于不同团体对不同类型权威的认可。权威性适应于一定的情境，因为信息需求有助于决定所需信息的权威性。

(1) 知识技能。学习者需识别权威类型，如学术成就、社会地位和个人经历；利用工具评估信息源的可信度；理解权威在学科领域内的标准地位及其挑战；认识到权威内容的多元包装和来源；形成个人权威观点，承担追求精确度、可靠性和知识产权的责任；适应信息生态系统的社交化趋势。

(2) 行为方式。面对不同观点，学习者应保持开放思维；积极寻找权威信息源，理解权威的多样性；重视内容的客观评估，持有批评精神；质疑传统权威观念，认可多元观点，并通过自我评价维持这些态度和行为。

2. 信息创建的过程性

任何形式的信息都是为了传递某个消息而生成的，并通过特定的传播方式实现共享。研究、创造、修改和传播信息的迭代过程不同，最终的信息产品也会有差异。

(1) 知识技能。学习者应理解信息创造过程的多样性及其对产品功能的影响；评估信息产品与需求的匹配度；识别信息传播的传统与新兴方式；注意信息包装对感知的影响；区分静态与动态信息；关注信息产品在不同背景下的价值；将对信息产品的优势和局限性的认识运用到新类型的信息产品中，并在创造信息时考虑其使用目的和

^① 韩丽风，王茜，李津，等. 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 [J]. 大学图书馆学报，2015，33（6）：118-126.

传达的消息。

(2) 行为方式。学习者应努力识别信息产品的特性；重视信息需求与产品匹配；承认信息创造始于多样交流；认可新兴信息形式的潜在价值；避免将信息形式误认为其创造过程，并了解不同目的下的信息传播方式。

3. 信息的价值属性

信息拥有多方面的价值，它可以是商品、教育手段、影响方式及谈判和认知世界的途径。法律和社会经济利益会影响信息的产生和传播。

(1) 知识技能。学习者应尊重原创并正确引用信息；理解知识产权法律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清楚解释版权、正当使用、开放获取和公共领域的特征；认识到信息产生和传播中的个人或群体被忽视的情况；评估信息获取的难易程度；分析信息发布途径和个人信息的商品化影响及在线互动中的隐私与信息商业化问题。

(2) 行为方式。学习者应尊重原创性贡献；重视知识创造的过程，定位自己为信息市场的贡献者而非单纯的消费者，同时注意审视自己的信息获取偏好。

4. 探究式研究

在任何领域，研究都是永无止境的，它依赖于不断涌现的更为复杂或新颖的问题的提出。而这些问题的答案，又会衍生出更多的问题和探究的方向。

(1) 知识技能。学习者应识别信息空白和研究问题，确立调研范围；分解复杂问题，运用多种研究方法，评估信息缺口；综合多渠道观点，组织信息，通过分析和演绎得出合理结论。

(2) 行为方式。学习者应将研究视为开放式探索；重视问题发现与新方法学习；保持开放和批判态度；展现适应性和灵活性；寻求多维视角，遵守道德法律准则，展现学识上的谦逊态度。

5. 对话式学术研究

由于视角和理解各异，不同的学者、研究人员或专业人士团体会不断地带着新见解和新发现参与到持续的学术对话中。

(1) 知识技能。学习者应引用他人有贡献的成果；参与多层面学术对话，识别加入对话的障碍；理性评判他人贡献；鉴别学术作品对学科知识的贡献；总结学术观点变化，理解学术作品的多元视角。

(2) 行为方式。学习者应视自己为学术对话的参与者和贡献者，主动寻找并加入领域内的对话；理解对话的多场合性；在理解学术对话的大背景之前，不急于评判作品价值；承担参与对话的责任；重视并评价用户生成内容；认识体制对权威的偏好及其对参与能力的影响。

6. 战略探索式研究

信息检索往往是非线性且迭代反复的，需要对广泛的信息源进行评估，并随着新认识的形成，灵活寻求其他途径。

(1) 知识技能。学习者应初步界定信息需求；识别信息来源；运用发散与收敛思维进行检索；选择匹配的检索工具，并根据结果调整策略；理解信息系统的组织方式；运用多样检索语言；有效管理检索过程和结果。

(2) 行为方式。学习者应展现思维灵活性，接受初次检索的结果可能不全面；认识到信息源差异性；寻求专业指导；重视偶然发现的价值；坚持面对检索挑战，并知道何时结束检索。

综上，《框架》注重的是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帮助他们适应快速变化的信息环境，也能促进学生的学术和职业发展，并强调终身学习的重要性。相比于此前发布的《标准》，《框架》具有以下创新性：

(1) 引入阈概念：如果学生能够掌握这些核心概念，便能够从新的视角看待问题，形成更深入的理解；

(2) 强调元认知：元认知能够帮助学生更好地管理学习过程，提高学习效率；

(3) 多维度评估：不仅关注知识技能的培养，还强调行为方式和情感态度的培养，通过多维度评估，学生能在信息素养的各个方面取得平衡发展；

(4) 跨学科应用：框架具有跨学科的应用价值，为不同学科的学生提供共同的信息素养标准，促进了跨学科的合作和交流，提高了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从教师层面出发，需要致力于将《框架》的理念深度融入教育教学实践。这包括强调信息资源的多元性，要求合理评估其价值，并正当使用；同时，强调信息检索策略是一个不断探索、优化的过程，鼓励学生对信息检索过程本身进行反思。在参与式信息环境下，学生既是信息消费者，也是信息生产者、传播者与创造者。教师应着重提升学生的参与度和创造力，促进学生在不同层面参与学习社区，进行学术交流和对话，同时培养其遵守规范、勇于承担责任的品质。此外，还需加强对学生态度、认知、思维以及综合能力的培养，超越单一信息技能的训练范畴。通过加大基于实际情境的案例教学，促进信息素养能力培养与学术追求、日常生活等学习目标的深度融合。

1.5 高校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背景下，信息素养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教育水平和国民竞争力的重要指标。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信息素养教育，特别是在高等教育领域。教育部2018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加快教育现代化和教育强国建设，推进新时代教育信息化发展，培育创新驱动发展新引擎^①。该计划还强调了信息素养在高校教育中的核心地位，明确提出数字校园建设要包含信息素养的培养要求。

^① 教育部. 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 [EB/OL]. (2018-04-25) [2025-02-03].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_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2021年教育部发布《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进一步细化了高校数字校园建设的目标和要求，包括提升师生信息素养，推动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的深度融合，以及实现信息化教与学应用覆盖全体教师和全体适龄学生^①。

1.5.1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相关政策

作为大学人才培养体系中的重要机构，高校图书馆担负着环境育人、服务育人、管理育人等多方面的工作和职能。信息素养教育是高等学校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要内容，也是高校图书馆的一项基本任务。

1984年，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在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的意见》的通知，提出在高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很有必要，由于教学中必须使用各种文献检索工具，一般应当以图书馆作为教学基地和协调中心^②。因此，各大学相继开设了文献检索与利用相关课程，以对学生进行全面系统的检索能力训练，提高学生的自学能力和独立研究问题的能力。

1987年，教育部发布《普通高等教育图书馆规程》，规定图书馆应“开展用户教育，培养师生的情报意识和利用文献情报的技能”。2002年，教育部修订该规程，明确图书馆要“开展信息素质教育，培养读者的信息意识和获取、利用文献信息的能力”。2015年教育部再次修订该规程，对相关内容进一步细化，提出“图书馆应重视开展信息素质教育，采用现代教育技术，加强信息素质课程体系建设，完善和创新新生培训、专题讲座的形式和内容”^③。

2021年，鉴于《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中对教师和学生的信息素养的要求，众多高校积极响应，纷纷推出了更为丰富的信息素养教育举措。这些项目主要以学分课程为主导，配以嵌入式教学和培训讲座等多种形式，旨在帮助师生不断提升利用信息及信息技术开展学习、研究和工作的能力。

国际上对于高校图书馆的信息素养教育职责亦有明确的规定，如ACRL在2018年发布了《高等教育图书馆标准》(Standards for Libraries in Higher Education)。可见高校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在世界范围内得到一致认同。

从教育部多次印发的规范及国际上的规定可以看出，在新时代高质量发展形势下，高校图书馆必须以学生的学习成长为中心，不断创新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使学生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且具备面对未来不确定性的信息意识、思维和能力。

① 教育部. 关于发布《高等学校数字校园建设规范（试行）》的通知 [EB/OL]. (2021-03-22) [2024-05-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2103/t20210322_521675.html.

② 教育部. 教育部最近发出通知要求高等学校开设文献检索与利用课程 [J]. 大学图书馆学报, 1984, 2(2): 7-8.

③ 教育部. 普通高等学校图书馆规程 [EB/OL]. (2016-01-20) [2024-12-19].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moe_736/s3886/201601/t20160120_228487.html.

1.5.2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对学生成长的影响

ACRL 长期致力于图书馆评估及其影响力方面的研究，以展示图书馆对高等教育机构使命和目标的影响，并为图书馆员提供研究方法上的帮助。自 2010 年以来，ACRL 每两年发布的大学图书馆趋势报告体现出图书馆价值研究与学生的成功有一定相关性。2016 年后，ACRL 的年度报告中开始出现“学习的证据：学生成功、学习分析和认证”，强调图书馆支持学生学习的重要性和途径；指出大学图书馆应该利用学习分析技术，通过挖掘和分析学生的行为数据，分析和预测学生的学习情况，以此评估图书馆对学生成功的支持。报告指出：通过图书馆教学，提高了学生的保留率和成功率；与图书馆合作的学术项目和服务促进了学生的学习；信息素养教育强化了通识教育的效果，使得学生的学习能力和综合素养（包括批判性思维、道德推理、全球理解和公民参与等）得到提升^{①②}。多次研究报告都为验证大学图书馆支持学生取得成功、开展大学图书馆价值评价的实践研究指明了方向和道路，提供了具体的思路和方法。

1. 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

在信息素养教育的多种形式中，学分课程和嵌入课程都是比较重要的途径。国外有研究表明，在大一学生的英文写作课中嵌入信息素养教学课程后，学生能够提出更真实的研究问题，找到与其真实兴趣相关的信息；参与课程的学生，在运用恰当资料、构建论点及展现多元视角方面，相较于未参加课程的同龄人，取得了更为显著的进步；同时，他们在写作课成绩和学期整体成绩上，也表现出了比未选课同龄人更高的水平。^③

国内也有关于信息素养课程与学生表现之间的关系研究，如有研究是关于我国某高校 2015—2018 级四个年级的所有本科生使用图书馆行为对其学年度的学习成绩的影响。结果表明，图书馆开设的信息素养课程极大促进了大一学生以及医学学科学生的专业课学习，并对学生任选课成绩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影响在西部地区学生中同样显著，并且对农村学生的任选课成绩提升效果尤为明显，超越了城镇学生；这不仅体现了信息素养课程对不同群体学生专业资源获取的帮助，也体现了其在促进学生通识课程学习方面的积极作用^④。

2. 对学生职业发展方面的影响

在培养学生的敬业精神方面，图书馆员在教学过程中为学生提供学术诚信的指导，

^① ACRL. Academic library contributions to student success: documented practices from the field [R]. Chicago: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2015.

^② ACRL. Academic library impact on student learning and success: findings from assessment in Action Team Projects [R]. Chicago: Association of College and Research Libraries, 2017.

^③ KLIPFEL K M. Authentic engagement: assessing the effects of authenticity on student engagement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 in academic library instruction [J]. Reference Services Review, 2013, 42 (2): 229–245.

^④ 杨玲. 图书馆使用行为对学生学业表现的影响——以 A 大学为例 [D]. 北京: 清华大学, 2023.

使学生意识到信息来源的准确性和权威性以及合理引用问题。如澳大利亚某大学图书馆为新生开设在线微认证课程，为学生提供了解学术环境的基本技能，旨在培养学生的学术诚信意识。完成课程的学生会获得一枚徽章，这枚徽章有助于未来的雇主认可他们的技能和能力。澳大利亚另一大学图书馆开发的学术诚信工具是一种价值观驱动的有效教育方法，该工具向学生传递了本科学习中的学术诚信原则，也对培养具有坚实职业操守基础的毕业生具有重要意义。

总之，开展信息素养教育以促进学生各方面表现一直是大学图书馆领域研究的重点。一方面，信息素养课程教学使图书馆通过指导学生获取和评估资源，以期提高学生批判性思考的能力，甚至能为学生的未来生活和职业发展提供帮助。另一方面，信息素养教育的开展可以使图书馆员走出图书馆，进入大学课堂，参与到学校的教学工作中。此举既能提高图书馆在校园中的地位，还能增强其对于机构整体使命的认知与贡献价值。

1.5.3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形式

随着信息技术、环境和用户行为的发展变迁，图书馆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在不断改革创新。在教育形式上，高校图书馆不能再局限于传统的课堂和讲座模式，而是应该采用多渠道、多场景、多元化的方式来开展信息素养教育（见图 1-2）。例如，新生入馆教育是其中一种常见形式，它引导新生认识和使用图书馆，帮助他们尽快熟悉图书馆的基本情况，为后续利用图书馆获取信息打下基础。事实上，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应贯穿于学生从入学到毕业的各个阶段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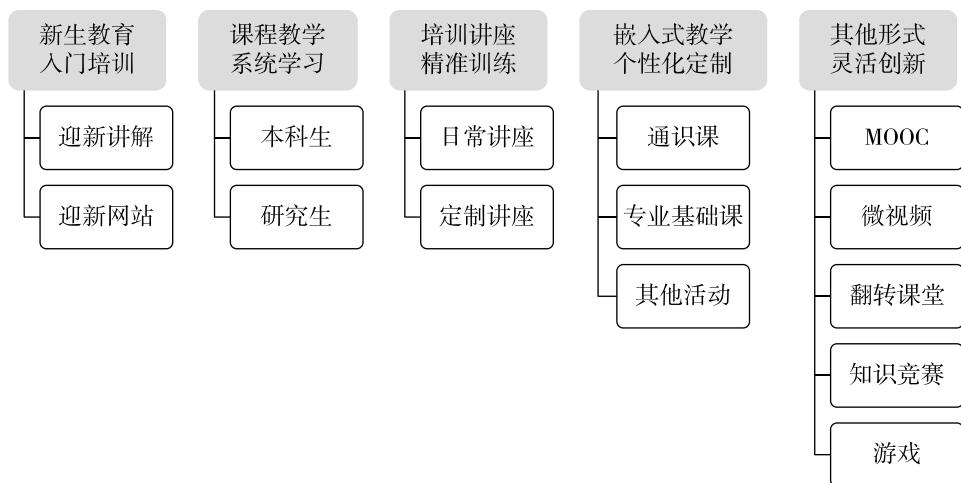


图 1-2 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主要形式

1. 课程教学

大学信息素养类的学分课程是为了培养大学生掌握一套系统的方法，使他们能在

海量信息中获取到自己需要的信息。其侧重点在于学习内容系统全面，可通过价值塑造、能力培养和知识传授三个方面来实现对学生的全面培养。文献检索课（或称信息检索课、信息素养课等）面向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通过层层递进的方式，讲授信息检索的内涵和检索技巧，在完整地学习和反复地训练中，使学生熟练掌握信息检索方法，并在此过程中提高信息意识，获取信息知识，锻炼信息能力，培养信息道德，训练批判性思维。

2. 培训讲座

培训讲座也是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常见途径之一，可分为日常讲座和定制讲座，其侧重技能的精准训练。日常讲座一般面向全校学生开设，侧重于各项技能的普及性讲授。例如，清华大学图书馆围绕“新手上路：综合利用类”“学科初探：专业资源类”“开展研究：研究指南类”“挖掘宝藏：常用资源类”“工具助力：使用软件类”这5个方向为学生开设日常讲座。此外，定制讲座是根据院系或有需求的学生群体单独开设，讲座内容针对性更强，如在毕业季前为院系的毕业生专门开设关于论文检索、学术规范等方面的讲座。

3. 嵌入式教学

除了学分课程和培训讲座外，信息素养教育还可以嵌入通识教育、专业基础课以及院系的各类系列讲座或活动中，实现信息素养教育与专业教育目标的深度融合。通过与院系的紧密合作，深入了解不同学科的教学需求，并通过学情分析了解学生的学习基础，进而针对不同院系及学生身份，精心策划更有针对性的嵌入课内容。

4. 其他形式

高校图书馆信息素养教育还可以有更多的创新形式，如在“互联网+”背景下，在线学习资源日益丰富，线上学习因不受空间和时间限制而广受欢迎。因此，高校图书馆可以充分利用MOOC资源、微视频、翻转课堂，将线上教学视频融入线下教学，为师生的个性化学习与自主学习提供有利条件。此外，知识竞赛、互动游戏等活动也能有效激发大学生对信息素养教育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进而有效提升他们的信息素养水平。



本章小结

本章探讨了信息素养的内涵与重要性，强调了其在学业、职业发展和终身学习中的基础性作用。通过介绍国内外信息素养评价标准，特别是《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的新理念，展示了信息素养教育的核心内容与发展趋势。高校信息素养教育在培养学生综合能力方面具有关键作用，不仅提升了学生的信息获取能力和批判性思维能力，还为其学术研究和职业发展奠定基础。最后介绍了高校信息素养教育的多种形式，强调了信息素养教育在数字化时代的重要性。

思考与实践

1. 请找一则最近网络上传播比较广泛的假消息，分析这个话题中的信息是如何传播的，以及如何辨别这条消息的可靠性。
2. 请选择《高等教育信息素养框架》中的一项核心能力，并分析这项能力如何帮助你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提高效率。
3. 请描述一个你最近遇到的信息问题（例如，选择手机套餐、购买笔记本电脑等），并说明你如何运用信息素养来解决这个问题。
4.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你认为信息素养的定义是否应该包含对 AI 生成内容的识别能力？
5. 调研你所在高校开展信息素养教育的形式，结合本章的学习，制订一个提升自己信息素养水平的计划。